

# 禁忌與踰越

——巴代耶的情色觀（註1）

賴守正

## I 前言

（人類）最常見的禁忌涉及性與死亡，使得這兩者自成一神聖禁地，從屬於宗教領域。當涉及死亡情境的禁忌被罩上了嚴肅的光環，而涉及出生情境——即一切遺傳活動——的性禁忌被視為輕浮的時候……嚴肅地、悲劇性地考察情色代表著一種徹底的顛覆。

——巴代耶，《愛德華坦夫人》前言（註2）

今天，在歐美學術界，喬治·巴代耶（Georges Bataille 1887-1962）往往被視為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當代思潮的先知而備受矚目（註3）。然而，當巴代耶在1962年逝世時，除了少數巴黎知識分子為文悼念外（註4），並未引起外界太大的矚目。事實上，巴代耶生前雖然在法國文化圈內相當活躍且頗有些名氣，但在法國之外卻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逝世後，由於其思想對傅柯（Foucault）、德希達（Derrida）、巴特（Barthes）、李歐塔（Lyotard）、布希亞（Baudrillard）等諸多後來在1970、1980年代獨領風騷、各具擅長的理論大師們多所啟發，巴代耶的作品才開始引起歐美學術界的重視。透過這些文化明星的解讀／誤讀與播種，巴代耶的思想種子如今已逐漸在哲學、文學、神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經濟學等不同領域中萌芽，而他目前在學術界所享有之聲譽與影響力也跟著水漲船高，與其生前相較，真可謂不可同日而語。（註5）

透過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者的引介，巴代耶這位「過度與踰越哲學家」(a philosopher of excess and transgression)的作品不但已成為另類行動者的靈感來源，且是極端脫軌行為合理化的理論根據。巴代耶思想中如「踰越」(transgression)、「耗費」(expenditure)、「過度」(excess)、「異質」(heterogeneity)等顛覆性較強的觀念，更紛紛被以批判傳統為己志的學者所挪用。令人遺憾的是，許多學者雖然熱衷於巴代耶「踰越」等觀念的顛覆潛力，但面對他作品中與「踰越」息息相關的情色思想卻往往避重就輕；他們雖然口口聲聲巴代耶的理論與其小說創作密不可分，但對其令人側目的情色小說卻總是有意無意地視若無睹(averting the gaze)。(註6)

由於社會習俗的壓抑、過往政權的干預、學院機制的漠視、再加上學者自身有意無意地自我設限，情色／色情文學長久以來一直被視寫不登大雅之堂的淫穢作品，只能暗中私自窺閱，少在學術殿堂上公開討論(註7)。在此種保守的學術氛圍下。一般學者對情色在巴代耶思想中所扮演的角色敬而遠之、避而不談，原也是意料中事，不足為奇；但如果連以批判、顛覆傳統「吾道一以貫之」之「大敘述」(metanarrative)思考模式自居的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者，都不能起而篇長期被主流霸權論述所消音摒棄的情色議題「仗義執言」，而仍和道學者一般見識，將情色視為淫穢禁忌，而自我設限，甚至自我閹割的話，則難免令人有「為德不足」之憾，甚至招致「自我解構」之譏。尤其是討論巴代耶的思想而避不談情色，更是難逃隔靴搔癢之憾。有鑑於此，本文擬以禁忌與踰越的辯證關係為主軸，翻轉揭

露情色在巴代耶作品中所呈現出的多重面相。首先我將強調情色對巴代耶的重要性；然後以其小說《眼睛的故事》片段為例，探討其情色作品中對以天主教教會為代表之性禁忌之踰越。接著，我將從宗教與情色的曖昧關係切入，闡述情色之踰越特質，並簡介巴代耶特有的「排泄書寫」(scatological writing)。最後，本文將點明巴代耶對禁忌／踰越的獨特看法，以及情色在其理論中所扮演的角色。

## II

作者想要強調本書的嚴肅性。……在這本小書裡，情色直截了當地被表現出來，給心靈拉開一道裂口。……如果人需要的是謊言的話，那麼就隨他的意願去吧！……但是我想人總是渴望睜開雙眼看清事情發生的一切，以及存在的一切；而這願望很強烈，亦很美妙。

——巴代耶，《愛德華姐夫人》前言

巴代耶可說是有史以來首位以嚴謹的態度探討「情色」這個議題的哲學家。他寫作的興趣範圍相當廣，除了小說、詩、電影劇本外，他也寫文學與藝術評論、有關神祕宗教哲學、社會學的論文，甚至還包括經濟學方面的專論。不過，興趣儘管博雜，情色可說是巴代耶一生中的終極關懷。除了《眼睛的故事》(*Histoire de l'oeil*, 1928)，《愛德華姐夫人》(*Madame Edwarda*, 1937)、《我的母親》(*Mamère*, 1966)等著名的情色／色情小說外，巴代耶還寫了三本專門探討情色的專書：《情色的歷史》(*Histoire de l'Érotisme*，約寫於1950年，後成為《被詛咒的部份》*The Accursed Share* 的第二冊，於死後出版)，《情色》(*L'Érotisme*，一九五

七），以及《愛神的眼淚》（*Les Larme d'Éros*，1961）。其中《情色的歷史》試圖從人類學的角度探討情色的現象；而《情色》一書的內容雖和前書略有雷同但更為深入，並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切入，企圖從種種踰矩行為中建構出一套情色的理論，可算是巴代耶一生思想的縮。《愛神的眼淚》則探討從已出土的史前壁畫一直到超現實主義間，西洋藝術史中所展現的情色面相。由上述作品出版年份，可看出巴代耶一生中對情色議題的探討未曾稍懈：從早期《眼睛的故事》中描寫青少年對性的叛逆式探索與暴力宣洩，到晚期將情色置於人類進化史中的全盤哲思，情色一直是巴代耶關注的母題（註 8）。

我們看待巴代耶一生對情色所展現出的長期高度興趣時，絕不可將其視為單純之個人生理衝動使然而一笑置之。須知，在巴代耶作品中情色被賦予了深刻的意涵，換句話說，情色已與巴代耶整個人生觀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成為其所揭櫫之異質理論的縮影（註 9）。對巴代耶而言，人類之存在基本上是相當弔詭的

（*paradoxical*），而情色具體而微地呈現出人類這種存在的處境。人活著除了必須承受各種社會習俗的限制禁忌外，尚受困於其他先天的侷限，每個人均是個單獨的（*individual*）存在，無法體會他人（*others*）的經驗（註 10），而死亡則是人生面對的大限：死亡使人類經驗侷限在此生，永遠無法體驗此生之外，異於此生的經驗（*Death is the other of everything known.*）。當然，辯證的法則告訴我們：任何禁忌出現的同時，也必然播下突破此一禁忌的種子。受制於上述種種侷限，人類亦被賦予一股踰越侷限的本能，而種種踰越行為也的確為有限人生創造出多采繽紛的可能性。弔詭的是，限制存在

的是死亡，而對存在侷限的真正超越亦唯有死亡，亦即不復存在一途。死亡除了消極地抹殺生命外，另一方面也襯托激發出生命的意義，且進一步提供超越有限生命的另一可能性（*death [as] the path-Way into unknowable and incomprehensible continuity*）（Bataille, 1986,11）。然而，死亡畢竟亦非真正的解決之道。雖然

我們向死亡深淵趨近，但並不想掉下去。……真正的喜悅唯有來自瀕臨死亡的快感。但死亡卻會扼殺喜悅。……我們如果要享受歡愉，必須避開死亡。因此只有透過文學與祭祀犧牲等虛擬死亡的方式，方能滿足我們。……我們並非要逃避死亡；相反的，我們要盯著死亡，並正面凝視它，這是我們唯一可以做的。

We draw near to the void, but not in order to fall into it. .... [T]rue joy would require a movement to the point of death, but death would put an end to it! ... We must avoid dying if we wish to attain joy. Thus, only the fictitious approach of death, through literature or sacrifice, points to the joy that would fully gratify us ... Not that we should turn away from death, on the contrary: stare it, look it straight in the face, that is the most we can do. (Bataille 1991, 109)

面對人類「不可能」此一（*impossible*）踰越的存在困境（*Dans La nuit, il n'y a que la nuit.*）（註 11）（Bataille 1943, 144），人們必須利用當下片刻（*l'être sans délai*），突破各種禁忌，追求開創「無限可能」（*infini des possibles*）的經驗。

在此一重視個人自我的時代裡，巴代耶指出唯有死亡和性具有踰越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界限，和異己他者融和成一體的「溝通」能力。雖說死亡與性是人類長久以來的兩大禁忌，人們對兩者其實是存著某種既懼又愛的矛盾（*ambivalent*）態度的。當大多數人畏懼、忌諱死

亡，千方百計試圖逃避、甚至超越死神的糾纏時；卻也有不少人對死亡有所期許，視死亡為某種解脫，並嚮往死亡背後所蘊合的無限可能性，這些人使得人類成為唯一懂得自殺的生物。同樣地，人們對性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矛盾情愫更是眾所皆知。性與死亡因此成為巴代耶作品中一再出現的子題（Bataille 1989, 17-53）。對他而言，人類性行為不但巧妙地結合了生與死這對相生相剋的怨偶，情色更是人類存在中許多看似矛盾，實則不斷辯證，甚至相依相存的現象——生與死、禁忌與踰越、神聖與褻瀆（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的最佳註腳。巴代耶在《情色》一書開頭即開宗明義地點出：「情色肯定生命到死的地步」（De l'érotisme il est possible de dire qu'il est appro-bation de la vie jusque dans la mort）（Bataille 1957, 15）。也就是說，情色是人類在禁忌下的產物，是人類企圖踰越其存在限制的最佳寫照。

### III

這位上帝是個妓女，和其他所有妓女沒有兩樣。

——巴代耶，《情色》

在討論西方情色文學傳統時，論者常將巴代耶和十八世紀末的法國作家薩德侯爵（*Marguis de Sade*）相提並論。後者生前私生活淫蕩，惡名昭彰，終其一生官司纏身，大半輩子深陷囹圄，死後又因其作品充斥著色情暴力，公然與宗教道德傳統唱反調而「遺臭萬年」，甚至被不少法國人引為國恥。不過巴代耶對這位情色前輩的作品倒是相當推崇（Bataille 1985, 91-102）。1950年代一家專門出版情色作品

的出版商因重印薩德的色情小說而遭法院查禁時，巴代耶就曾為文分開為其聲援：「對那些想深入人性底層一探究竟的人而言，薩德的作品不但值得推薦，且是必讀之書。」（*Pour qui veut aller au fondde ce que signifie l'homme, la lecture de Sade est non seulementrecommandable, mais necessaire.*）（Arnaud 23）儘管如此，時至今日，大多數讀者仍視薩德的作品為離經叛道、令人不忍卒讀的淫穢作品，真正能／願意去欣賞探究其所欲傳達的意涵者可謂少之又少。（註 12）

巴代耶自己的小說和許多超現實主義者的作品一樣，也是屬於所謂「踰越寫作」（*transgressive writing*）——亦有批評家稱之為「身體寫作」（*écriture corporelle*）——的傳統。這項傳統可上溯至薩德，其特色在於以情色作為其從事社會批判或價值顛覆的主要著力點。同樣地，巴代耶的作品可說是對人體重新給予象徵性的撥弄詮釋：透過性自守愉悅／踰越（*sexual pleasure/transgression*），他試圖提供某種不見容於主流論述，「足以令人致命的」知識（*knowledge*）。在一首名為〈書〉的短詩中，他寫道：

我啜飲著妳的縫穴  
 攤開妳赤裸的雙腿  
 像翻閱書本般  
 在那裡我閱讀著令我致命的內容。  
 I drink from your slit  
 And I spread your naked legs  
 I open them like a hook  
 Where I read what kills me. (cited from Hollier 157)

在這種身體寫作方式中，對性禁忌之愉悅與對書寫常規之踰越交相輝映，成為一體的兩面（Sollers 122）。對於一個像薩德、巴代耶這樣頗具顛覆思維的小說家而言，這種踰越的身體寫作方式毋寧是相當恰切的。不論《眼睛的故事》或《愛德華姐夫人》均可說是所謂的未完成的作品，這樣的寫作方式已踰越了當時一般小說寫作的常規；而兩者的內容更可說是「驚世駭俗」。其中尤以對主張禁慾的天主教會所代表的價值觀之顛覆最見徹底！

眾所皆知，天主教基本上是敵視肉體、排斥性愛的。肉慾被教會當局視為有礙靈修，妨害工作；性行為更被看作是骯髒污穢的事。不少早期教會的神父們私下甚至抱怨當初上帝創造人類時，為何沒想出比性交更好的繁衍方式呢？聖·奧古斯都（St. Augustine）即直截了當地抱怨道：「我們都出生於屎尿之間」（*Inter faeces et urinam nascimur*）。此說具體而微地彰顯出教會對性愛之排斥以及對人類須藉性行為繁衍後代之無奈。在這種敵視性愛的原則下，唯一尚能被教會所容忍接受的，祇有夫妻之間為履行傳宗接代義務所進行，採男上女下（*missionary position*）的性行為。除此之外，一切性行為均在教會嚴禁之列（Tannahill 136-61）。在深受教會影響的中世紀的繪畫中，撒旦（Satan）更成為情色的化身，而地獄則是其唯一的歸處（Bataille 1989, 79-82）。（註 13）

由於長久以來受到教會的禁慾主張所壓抑，歷來西方情色文學自然而然以教會為其批判醜化的主要目標；以清貧守貞自許的神父修女更無可避免地成為其冷嘲熱諷的主要對象。相對於天主教會之重視靈魂、輕視肉體、排斥性愛、提倡禁慾，情色作品往往以肉體為舞



台、情慾為配樂、性愉悅／踰越為主題搬演出一齣齣由神父修女擔綱主演，赤裸裸火辣辣的連台好戲。情色文學此項反教會（anticlerical）的傳統，在 14 世紀薄伽丘（Boccaccio）的《十日談》（*Decameron*）中已初露端倪，16 世紀的阿雷提諾（Pietro Aretino）在其《對話錄》（*Ragionamenti*）中繼續將其發揚光大，而後在 18 世紀末薩德侯爵的主要作品中更是到達巔峰。巴代耶的情色小說仍延續著此項傳統。和其早期作品中所流露出之虔誠信仰比較起來，巴代耶小說中此項反教會的舉動顯得特別醒目。

巴代耶出身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家庭。1914 年德軍逼近其家鄉時，巴代耶和母親拋棄其雙目失明、且患有梅毒的父親而逃到外地避難。同年，他投入天主教／聖母的懷抱，信仰之投入使其在這期間每星期必前往教堂告解懺悔，並曾一度想當傳教士。這期間巴代耶曾發表一篇名為〈漢斯聖母院〉（*Notre-Dame de Rheims*, 1918）的文章。在此篇哀悼、緬懷、歌頌遭受德軍轟炸的聖母院的短文中，字裡行間充分流露出其信仰之虔誠：

此聖母院是上帝遺留給我們最崇高、最神奇的慰藉。我想只要它繼續存在一天，即使是處於廢墟狀態，我們仍然擁有值得為其捐軀的慈母。

I saw it as the highest, most marvelous consolation left among us by God, and I Thought that as long as it lasted, even if in ruins, we would still have a mother for whom to die for. (cited from Hollier, 16)

然而，巴代耶對天主教的信仰僅維持到 1920 年即宣告結束。此後，除了自己的運氣外，他不再相信任何事物。對巴代耶有相當研

究的法國學者奧立葉（Denis Hollier）指出此後巴代耶一生的作品，和後來的解構主義者一樣，幾乎完全建立在瓦解、批判天主教大教堂（the cathedral）所具體呈現的某種建構價值體系的壓迫性結構（the oppressive architecture of constructive values），以及其背後所隱藏的意識型態，並進一步凸顯導引出被此結構所禁聲消音，因而長期受忽略的異端雜質部份（Hollier 14-23, 36-56）（註 14）。

《眼睛的故事》一書在 1960 年代就受到宋塔（Susan Sontag）等慧眼獨具的知識份子的青睞，並被公認是本頗具藝術價值的色情小說（Sontag 83-108）。在此充滿「變態性迷思」的小書中，敘述者與其女友西蒙娜（Simone）——這對年僅十六歲的青少年在其性啟蒙中，充分體驗「踰越侷限的樂趣」（la joie d, exceder les limites）（Alexandrian 354）。尤其是西蒙娜這位小魔女，不但在其母親身上撒尿，當著其面和敘述者交歡，更是祇對不容於一般社會，變態的、殘酷的、骯髒的性行為感到興趣。在其主動引導下，他們所經歷的性經驗包括手淫、口交、雜交、肛交、性虐待、尿尿癖、姦殺、姦屍等淫蕩行徑不一而足，就是獨漏了教會所唯一准許的「合法」性行為。例如，有一天，敘述者試圖強迫西蒙娜就範，但西蒙娜對傳統之性行為，根本提不起興致：

她叫起來：

「你瘋了！可是，我的小可愛，在床上，像個家庭婦女一樣。我可不感興趣！」

在種種離經叛道、荒誕不堪的行徑中，最令人側目的是當他們一

行人逃到西班牙塞維亞（Seville）參觀唐璜教堂時，西蒙娜不但在唐璜的墳墓上撒尿，為了挑逗並羞辱當時在教堂裡聆聽信徒告解懺悔的神父，她竟然一邊告解一邊自慰：

「神父，我還沒有說出最有罪的事。」

接下來是一陣沈默。

「最有罪的是我在與您說話時還自慰。」

幾秒鐘過後，一陣嘀咕聲，最後，她又大聲說：

「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指給你看。」

西蒙娜站起來，在告解座的視孔下，自慰起來，動作又快又準，一付癡狂模樣。

西蒙娜用力敲打著告解座，叫道：

「神父，你在小棚裡幹什麼？你也在手淫嗎？」

可是告解座裡依然悄然無聲。

「那我可要把門打開了。」

告解座裡，神父坐著，低著頭，正在擦拭滿頭的汗。女孩搜著他的長袍，他沒有表示反對。她撩起長袍，掏出又長又硬的大陽具，神父把頭向後仰，面部扭曲，牙縫裡發出噓聲。他任西蒙娜將那話兒含在嘴裡。

這時和西蒙娜同行的英國人愛德蒙爵上（Sir Edmond）打開教堂裡的聖體櫃，並從中取出聖體餅和聖餐杯。

她（西蒙娜）聞著無酵麵餅，說：

「這些東西散發出精液的味道。」

英國人接著說：

「正是這樣。這些形狀像小麵餅的聖體餅是基督的精液。酒呢，教士們稱它是血。其實，他們是在欺騙我們。如果真是血，他們喝的應該是紅酒，可是他們喝的是白葡萄酒，可知這是尿。」

接著，他們進一步逼迫那位可憐的神父將尿拉在聖餐杯中，甚至迫使他將精液洩在聖體餅裡。最後，為了證明男人在被吊死那一剎那會不自禁地洩精的傳聞，西蒙娜在同伴的協助下，竟然在「強暴」這位神父的同時將他勒斃以使其射精，並使人將其眼珠挖出，塞進自己的肛門內以自娛！我們很難想像上述這些駭人聽聞，對天主教會極端褻瀆的情節，竟然會是出自《漢斯聖母院》作者之手。由此可清楚地看出，在巴代耶作品裡，跟大多數情色文學一樣，宗教和色情間似乎存在著極其曖昧不明的辯證關係：一方面兩者似乎水火不容，另一方面又似乎互為因果，不可切割。而巴代耶作品中最堪玩味的也就是類似宗教與情色、禁忌與逾越這種相生相剋的弔詭關係！事實上，《情色》一書即可被解讀成作者試圖闡明聖潔／猥褻、生／死等表面上雖相反，實際上卻是一體這個觀念所作的努力。

#### IV

沒有任何事物可限制淫慾。強化慾望的最好方式就是試圖加以限制。

——薩德，《索多瑪 120 天》引言

巴代耶曾明白指出：「情色必須和宗教史一起討論」（*Eroticism cannot be discussed independently of the history of religion*）（Bataille 1986, 8）。這裡宗教不祇狹義地指西方天主教的禁慾傳統，而且泛指人類性禁忌背後的宗教情懷（註 15）。那麼，對巴代耶而言，情色指的又是什麼呢？情色指的是不是就是性行為呢？基本上，巴代耶認為光是性行為尚還不足以構成情色；情色有時甚至不一定要和性行為有關。對他而言，動物皆有性行為；但祇有人類懂得情色。在原始人

類在從動物進化到人類時，巴代耶特別注意到人類的三項進化特徵：一、開始懂得工作，二、對死亡產生意識，三、對性行為有了禁忌（Bataille 1986, 31, 42）。人類為了生存必須從事生產工作，但死亡與性顯然有礙工作之進行，兩者遂逐漸成了禁忌；而在某一層意義上，情色則起於對性禁忌的突破踰越。動物因對性百無忌憚，對死亦無意識，無須突破任何禁忌，故動物談不上情色（註 16）。此外，巴代耶也認為婚姻中沒有情色，因為他認為婚姻中的性行為，基本上是以傳宗接代為目的（至少教會主張如此），而情色卻是種不事生產、完完全全純消費的行為（nonproductive expenditure）。不同於一般理性的行為，情色基本上是種逸軌、脫序、踰越的現象：

普遍說來，情色之不同於一般行為，就如消費之迥異於累積一樣。合理的行為著眼於資源、知識或，總的說來，權力的累積增進。我們藉著各種方法，試圖擁有更多。……但在性激情中，人們的行為剛好相反：我們不計成本地消耗精力而一無所得。高潮的感覺近乎毀滅，因此我們〔法國人〕稱它為「小死」（la petite mort）。……事情的真相是：只有毫無目的的耗費才可能獲得真正的快樂。

In the most general way, eroticism is customary behaviour as expenditure is contrary to acquisition. If we behave according to reason we strive to increase our resources, our knowledge or, generally, our power. We are inclined, using various means, to possess more.....But in the fever of sexual passion we behave in a contrary fashion: we expend our forces without restraint and without gain. Sensual pleasure is so closely connected with ruination that we have named the moment of its paroxysm "la petite mort." ... The truth is that we have no real happiness except by spending to no purpose. (Bataille 1991, 177-78)

換言之，巴代耶眼中的情色在不同場域中雖容或有其不同面貌，

但大抵皆有一共同特色：情色之存在源於其對現存限制或禁忌之逾越。

情色祇包括違規的部份。情色不斷逾越外在的限制。動物之性行為和情色一點也沾不上邊。……情色指的是逾越合法規範的非法行徑。人類的性生活發展自遭受譴責，禁忌的領域，而非合法的範疇。

Eroticism only includes a domain marked off by the violation of rules. It is always a matter of going beyond the limits allowed: there is nothing erotic in a sexual game like that of animals. ....So it is a matter of passing from the licit to the forbidden. Man's sexual life developed out of the accursed, prohibited domain, not the licit domain. (Bataille 1991, 124)

由於性器官往往也是排泄器官，和性禁忌息息相關的是人類對排泄器官、排泄行為、排泄物的避諱。巴代耶曾不客氣地指出，人類這種心態根本和那些以自己卑微出身為恥的暴發戶沒有兩樣。這話怎麼說呢？因為唯有人類對自己的「卑微出身」——如前述「我們都出生於屎尿之間」之嘆——以及對自己排泄器官與排泄物厭惡排斥。畢竟其它動物少有嫌惡自己的排泄物的，即使是人類的嬰兒，一開始對自己之排泄物並不嫌棄；只有在大人不斷耳提面命的文明教化下，才逐漸改掉此一獸性惡習。在所謂的文明社會裡，一切和排泄有關的行為事物全被打入黑牢，見不得天日。為了顛覆此一人類文明特有之禁忌，屎尿癖普遍在情色文學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巴代耶也在其作品中刻意凸顯出長期遭受消音的排泄論述，以挑戰那些鄙視排斥「骯髒」、「卑下」之主流論述（註 17）。《眼睛的故事》的讀者們對該書中和排泄（物）有關的種種駭／誘人情節想必印象深刻，

難以忘懷！

巴代耶的排泄書寫有其深一層的涵意，因此他亦獲得「排泄哲學家」（the excrement-philosopher）的封號。在《眼睛的故事》中，敘述者試圖將性愛的「骯髒面」提升為某種形而上的叛變：

在別人眼裡，宇宙是貞潔的；在貞潔的人眼裡它是貞潔的。因為這些人的眼睛是被閹割過的，所以他們怕淫穢。……我不喜歡人們所說的「肉體的快樂」，的確是因為這些快樂淡而無味。一般的墮落不能滿足我，因為它只能損壞墮落，而使高貴純潔的本質絲毫無損。我所認可的墮落不僅污損了我的身體和我的思想，而且還污損了我所能想像到的一切，尤其是佈滿星辰的宇宙……

於是對他而言，「雲河成為星星精液與天體尿液組成的奇妙洞穴」。此外，在 1931 年出版的一篇名為《太陽肛門》（L'Anussolaire）的文章中，巴代耶更以「泛性的」（pansexualiste）角度觀照整個宇宙。在其眼中，宇宙犯下了所有想像得到的淫穢罪，譬如，在文章中巴代耶寫道：

動物與人類性交時，搞得天翻地覆……大海則持續不斷地自慰著……地表覆蓋著火山口，這些火山口即為地球的肛門。Les animaux et les hommes font tourner la terre en côtant ... La mer se branle continuellement ... Le globe terrestre est convert de volcans qui lui servent d'anus.

由這些幾近荒誕不經的「超現實」情色寫作中可看出，巴代耶的情色早已超越出一般所認同的，以及一般情色作品所極力鋪陳描繪的，所謂的「肉體的快樂」。在這種泛性的視野中，任何寫作或閱讀

行為，甚至任何涉及溝通、交流、連接（copulus）行為的，均可被賦予情色的聯想，而成為交配（copulation）的行為（Hollier 67, 127）。值得注意的是，巴代耶這種種「去昇華」（desublimating）、「無頭」（acephalous）——以生殖器的欲求為考量（註 18）——的思考模式，完全是其反抗霸權論述的異類論述（heterology）的一種體現。如果「昇華」（sublimation）意味著主流論述中將性與知識區分開來的一種無慾的知性活動，那麼「去昇華」即是反其道而行，追求那令人致命的知識，也就是《我的母親》（*Ma Mère*）一書中 Rosie 所謂的「知道（真相）是多麼美麗、多麼骯髒的事啊！」（How beautiful, how dirty it is to know!）。

## V

踰越並非否認禁忌，而是超脫它，並使之完成。……世上沒有不能踰越的禁忌。通常踰越是被允許的，甚至是事先就被指定好了的。……「禁忌是被用來突破的」。

——巴代耶，《情色》

「踰越」是巴代耶理論中相當重要的觀念（註 19），泛指超脫一般社會習俗規範或主流霸權論述的脫序、逸軌思想或行為。譬如，個人要生存或社會要順利運作與發展，有賴此個人或社會之組成份子遵守一套合乎「理性」的遊戲規則；此規則基本上是以增加生產、累積財富、確保生命為原則。就這個角度而言，巴代耶踰越的觀念指的是個人或群體在某些場合——如性行為、嘉年華會、或祭祀犧牲——中違反此一「理性」原則之脫軌經驗。在此踰越經驗中，平時有計畫



之生產被不計成本之消耗花費所取代，辛勤工作變成狂歡逸樂，生命之確保則代之以失控、失足甚或死亡。尤其是性高潮時身體種種放蕩行駭的失控狀態，更是踰越平時所有規範的最具體表現。

踰越乃依附限制或禁忌而生。禁忌與踰越的關係。就如神聖與褻瀆的關係一般，是相當弔詭的。在宗教中，神聖代表的是令人敬而遠之、不可侵犯的禁忌，然而神聖／禁忌的事物雖令人敬畏恐懼，但同時卻也在人們心中激起一股欲踰越禁忌一窺真相、一探究竟的衝動。愈是聖的，愈屬於禁忌的，愈能激起慾望。情色文學更上的鐵律是：愈是遭禁的書愈有賣點。也就是說：「禁忌產生慾望」（*Taboo creates desire.*），禁果（*forbidden fruit*）的誘惑力即在此。同樣地，面對禁忌，踰越的感覺也是極端微妙複雜的：一方面享有突破禁忌的灑脫快感；另一方面卻也難免有一絲「觸犯禁忌」的惶恐感。這種快感與焦慮交加的複雜心情在情色這種「禁忌的遊戲」中最是明顯不過。

巴代耶的異質論述可說上承薩德的「踰越寫作」傳統，下啟後結構主義等顛覆傳統同質思維體系之先河。那麼巴代耶對性禁忌的態度為何？他是否也像薩德一樣，以突破所有的人為禁忌，回歸「自然狀態」為依歸（註 20）？不管是薩德對傳統道德之顛覆，或是後結構主義者之質疑主流霸權論述之封閉，兩者儘管論述層次不盡相同，但均有一共通點：對社會上的種種禁忌壓抑均大為不滿，亟欲除之而後快（*Richardson 7; Suleiman 128*）。巴代耶對禁忌的看法則有所不同。如前所述，其情色觀主要是建立在禁忌與踰越的辯證關係上。透過柯杰夫（*Alexandre Kojève*）的詮釋，巴代耶深受黑格爾辯證思維，尤其是其 *Aufhebung*〔同時既超越又保存〕觀念的影響。因此巴代耶相

當強調禁忌與踰越之間相依相存的辯證關係。也就是說踰越的基本前提是「尊重」禁忌的存在事實，並試圖加以踰越，而非企圖完全消除禁忌。因為如果沒有了禁忌，何來踰越可言？同樣地，對巴代耶而言，如果完全排除性的禁忌，情色也就不復存在。

身為首位研究情色的哲學家，巴代耶並不支持薩德「祇要我喜歡，什麼都可以」（*Anything goes*）的回歸自然，完全放任態度。根據他對人類文明進化的長期觀察，他察覺性禁忌不但是正當的（*légitimes*）、無可避免的（*inévitables*）、且是必要的（*nécessaires*）。從某一角度而言，人之所以為人，即植基於這些禁忌上。在其《不可能》（*L'Impossible*）一書的前言中，巴代耶寫道：

依我看來，性之失序混亂是該受譴責的。在這方面，儘管表面上這種失序的態勢乎日趨上風，我並不認為忘掉所有性禁忌是個解決之道。我甚至認為人性的可能即植基於這些禁忌上。

A mon sens, le désordre sexual est maudit. A cet égard, en dépit de l'apparence, je m'oppose á la tendance qui semble aujourd'hui l'ampporter. Je nes suis pas de ceux qui voient dans l'oubli des interdits sexuels une issue. Je pense meme que la possibilité humaine depend de ces interdits.

就某一層次而言，人類之情慾需要道德所加諸性之禁忌，以作為其踰越的基礎，以別於動物之獸性墮落（*Alexandrian 375*）。畢竟，沒有禁忌之襯托，踰越也就無法凸顯出其超脫的特質與逸軌之刺激。

這樣看來，巴代耶這位「過度與踰越哲學家」的情色觀似乎末如想像的那麼基進（*radical*），甚至可說是保守的。他的踰越觀仍植基於禁忌的前提下，難免令人有流於嘉年華般的按時宣洩，甚至成為確

保現行體制之安全瓣膜（safety valve）之疑慮；而其泛性的情色宇宙觀雖具踰越的性質，讀來令人眼睛為之一亮，但仍難免流於籠統抽象，以致失去了批判的著力點。不過，從另一角度看來，巴代耶的情色觀亦可說是相當基進的，他所揭櫫的異質學所要強調的是主流霸權論述所排斥、無法掌控的異質雜音，這些雜音異質是流動不定的，隨著主流論述的遞嬗而變化，其情色的禁忌／踰越辯證關係亦當作如是觀。巴代耶的情色並非一客觀存在的東西，其特質在於隨著禁忌之不同而有不同之踰越舉動。換言之，情色是永遠不會被主流論述收編，永遠被摒棄在規範之外，不斷踰越禁忌的異質、雜音。

在此突破各種性禁忌的論述已蔚為風潮的時刻，巴代耶這種既鼓吹踰越，但又尊重禁忌，看似保守卻也激進，有點矛盾但又極具弔詭的態度，無疑地提供我們另一「異質的」思考向度。

※本論文初稿完成後，承蒙清華大學外語系于治中教授不吝指正，在此特表謝意。

## 注釋

- (註 1) 巴代耶在其作品中用的是「情色」(l'érotisme) 這個字。從某一方面看來，他有關情色逾越禁忌的主張似乎更接近所謂「色情」(la pornographie) 的特性，但他對情色的看法卻也和一般人對色情的認知有相當大的出入。有關情色與色情之複雜關係，請參閱我在另一篇文章(情色／色情文學／政治)中的討論。
- (註 2) 本論文有關巴代耶小說中之譯文取自林林所譯之《愛華姐夫人及其它》一書，並酌情略加更改。
- (註 3) 雖然巴代耶對西方傳統中講究同質(homogeneous)、完整封閉的思想價值觀體系的批判，和後現代主義等思潮有異曲同工之處。但亦有學者認為兩者的基本思想仍存有不少枱格之處、難以相提並論，因此對目前流行將巴代耶解讀為後現代主義或解構主義者的做法，表示不以為然(Richardson 4-11)。
- (註 4) 這些文章後來以《向喬治·巴代耶致敬》(En hommage à Georges Bataille) 為名，集成一專輯，出版於 1963 年八月~九月號的《評論》(Critique) 期刊，該雜誌為巴代耶於 1946 年所創刊。
- (註 5) 1990 年出版的《耶魯法國研究季刊》(Yale French Studies) 第 78 期特別為巴代耶製作專輯，其受重視的程度可見一斑。然而 1949 年巴代耶自己期待最高的書 *La Part maudite* 出版

時，卻只售出大約五十本而已。嚴格說來，巴代耶生前並非學術界人士，他和同時代的許多超現實主義者（surrealists）一樣，認為要享有真正的自由思考環境，必須和「要求思考」的學術圈保持適當的距離（Richardson 16）。

- （註 6）羅蘭巴特雖對《眼睛的故事》一書中暗喻與轉喻之演變有極精彩的剖析，但對其指涉之情色內容卻也避而不談。而德希達在討論巴代耶時，更是隻字未提情色。相較之下，女性主義者從性別政治的角度切入，探討巴代耶的情色作品時的態度，則顯得開放大方得多（Suleiman 122-30；Barthes 119-27）。
- （註 7）有關學術界對情色之壓抑手腕，請參閱拙作〈情色／色情文學／政治〉頁 14-15。
- （註 8）在《眼睛的故事》之前，巴代耶曾寫了一部名為 *W-C* 和排泄有關的作品，後為其所焚毀。不過其中一章〈骯髒〉（*Dirty*）後來成為另一部小說《天之藍》（*Le Bleu du ciel*，1936）的前言（Hollier 117）。此外在 1957 年，巴代耶也曾投注不少心思準備籌辦一份定名為 *Genèse*，專門探討情色的刊物，後因與出版商發生口角而作罷（Richardson, 22）
- （註 9）巴代耶雖在不同場合曾以「異質學」（heterology）、「排泄學」（scatology）、「神聖社會學」（sacred sociology）、「內在經驗」（interior experience）等不同名詞稱呼其思

想，但在晚年則宣稱其所有作品可以「情色」一詞代表（Hollier 75）。

（註 10）巴代耶將經驗視為追求人生各種可能的旅程（*J'appelle Experience un voyage au bout du possible de l'homme.*）（Bataille 1943, 19）。而這經驗有時是某種超出所有認知論述範疇，不可言說，不可知的赤裸狀態（*le non-savoir dénude*）（Arnaud 28）。

（註 11）巴代耶描述他所謂的「內在經驗」，就如同身處黑夜中的當下，是種「蒼白」（*pal*）的經驗，就像是「迷途小孩的黑夜」（*la nuit de l'enfant égaré*）（Arnaud, 32, 46）。

（註 12）1950 年代起，不少著名的法國思想家如 Pierre Klossowski, Maurice Blanchot, Jean Paulhan, Simone de Beauvoir 等均紛紛開始「正視」薩德的作品為其辯護。英國小說家 Angela Carter 更是少數能夠「欣賞」、挪用薩德的女性主義者。有關薩德作品中的哲學，請參閱 Klossowski 和 Airakinen。

（註 13）一直到不久前，法國的國家圖書館（*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仍將館內收藏情色禁書的部門稱之為“*l'Enfer*”——亦即「地獄之意」。

（註 14）奧立葉有關巴代耶的專著目前已成為研究巴代耶所必讀之書。值得注意的是其英譯者 Betsy Wing 將其原書名《協和廣場之掠取》*La Prise de la Concorde* 譯成《反建築》（*Against Architecture : The Writings of Georges Bataille*）頗具深意，因為每個時代具代表性的建築物往往能夠反映出當時的主流

意識形態所代表的價值體系。

- (註 15) 巴代耶：「宗教的本質在於將某些違反禁忌的行為入罪」  
(The essence of religion is to single out certain acts as guilty Acts, namely prohibited ones) (Bataille 1989, 70)。
- (註 16) 在《愛神的眼淚》中，巴代耶進一步指明，人類情色和動物性行為之分野在於前者特具之「邪惡」(diabolical)性質。在此「邪惡」意味著性與死亡的結合 (Bataille 1989, 24)。
- (註 17) 對排泄誤穢物之不同態度是巴代耶和超現實主義代表人物布烈東 (André Breton) 爭議的焦點之一 (Hollier 98-115)。
- (註 18) "To think the way a cock would think it if it were at liberty to demand what it needs" ("Arrivé ici" here cited from Hollier 105)。
- (註 19) 中文讀者可參閱蔡淑玲教授在〈巴岱儀的否定與踰越〉一文中的精采剖析。(註 20) 「以自然為師」是薩德書中人物放蕩行為的準繩。此論點可以《房中哲學》(*La Philosophie Dans La Boudoir*)一書中的 Dolmancé 為代表。

## 引用資料

### 中文資料：

林林（譯）。《愛華姐夫人及其它》。台北：金楓出版社，1994年

蔡淑玲。《巴岱儀的否定與踰越》。《中外文學》。台北：1995年7月。

賴守正。《情色／色情文學／政治》。發表於第六屆中華民國英美文學研討會，1995年。

### 外文資料：

#### I. Works by Georges Bataille:

*Histoire de l'oeil*, sous le pseudonyme de Lord Auch, 1828; repris chez J.-J. Pauvert en 1967 (rééd. 《10/18》) .

*Story of the Eye*. Trans. Joachim Neugroschal. New York: Penguin, 1982.

*L'Anus solaire*, éd. de la Galerie Simon, 1931.

*Le Blue du ciel*, 1936; repris chez J.-J. Pauvert en 1957 (rééd. 《10/18》) .

*Ma méré*, J.-J. Pauvert 1966 (rééd. "10/18")

*Madame Edwarda*, sous le pseudonyme de Pierre Angélique, 1937; repris chez J.-J. Pauvert en 1966 (rééd. 《10/18》) .

*My Mother/Madame Edwarda/The Dead Man*. Trans. Austryn Wainhouse.



London: Marion Boyars, 1989.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Gallimard 1943.

*L'Érotisme*, éd. De Minuh 1957 (rééd. 《10/18》) .

*Eroticism: Death & Sensuality*. Trans. Mary Dalwood.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86.

*Les Larmes d'Éros*, J.-J. Pauvert 1961,

*The Tears of Eros*. Trans. Peter Connor. San Francisco:City Lights  
Books.1989.

*L'Impossible*, éd. De Minuit 1962.

*The Accursed Share*, Volmes II & III.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 Allan Stoekl.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 II.Secondary Sources:

Airakinen, Timo. *The Philosophy of the Marquis de Sade*.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Alexandrian.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érotique*. Paris: Payot, 1995.

Aretino, Pietro. *Aretino's Dialogues*. Trans. Raymond Rosenthal. London:  
George Allen & Urwin, 1972.

Arnaud et Alain. *Bataille*. Paris: Seuil, 1978.

Barthes, Roland. "The Metaphor of the Eye." Reprinted in *Story of the  
Eye*; pp.119-27.

- Carter, Angela. *The Sadeian Woman and the Ideology of Pornography*. New York: Pantheon, 1979.
- Foucault, Michel. "A Preface to Transgression,"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Ed. Donald F. Bouchard. Ithaca: Cornell UP, 1977; pp. 29-52.
- Gill, Carolyn Bailey, ed. *Bataille: Writing the Sacre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Hollier, Denis. *Against Architecture: The Writings of Georges Bataille*. Trans. Betsy Wing.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 Klossowski, Pierre. *Sade My Neighbor*. Trans. Alphonso Lingi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1991.
- Kristeva, Julia. "Bataille, l'expérience et la pratique." In *Bataille*. Ed. Roland Barthes, et al. Paris: U.G.E., 1973.
- Richardson, Michael. *Georges Bataill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Sollers, Phillippe. "Le Toit." In *L'écriture et l'expérience des limites*. Paris: Seuil, 1968; pp. 105-38.
- Sontag, Susan. "The Pornographic Imagination." Reprinted in *Story of the Eye*; pp. 83-118.
- Stoekl, Alien, ed. *Yale French Studies*. No. 78. New Haven: Yale UP, 1990.
- Suleiman, Susan Rubin. "Pornography, Transgression, and the Avant-Garde: Bataille's *Story of the Eyes*." In *The Poetics of Gender*. Ed. Nancy K. Miller. New York: 1986; pp. 117-36.
- Tahhahill, Reay.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Sex in History*.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80; pp. 136-61.